

訓話散論

郭芹納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甚平曠午至一山谷中有一
苦午後忽微雨風作天氣清爽人馬不渴若暄熱人皆
夜笑過數里兩旁皆山西山皆土晚至歸化甸上與諸騎將前行眺望有泉出于
山皆土晚至歸化甸上與諸騎將前行眺望有泉出于
地遂名曰靈秀泉道中官以玄石坡字來進觀畢命司
禮監藏于篋十二日早發歸化甸由山谷中行地多鼠
穴馬行其上輒路行二十餘里地多美石有如琥珀玳
古今說海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训诂散论/郭芹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7

ISBN 7-5004-3451-0

I. 训… II. 郭… III. 训诂—研究—文集

IV. H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2966 号

责任编辑 任 明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章新语

版式设计 炳 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三河鑫鑫装订厂

版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5 插 页 2

字 数 261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2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训诂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在中国传统语言学的各个分支中，训诂学是最早发展起来的。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训诂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传统训诂学也有它的不足，如果拘守传统训诂学的路子，就无法满足新时代的需要。所以，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王力先生就提出了“新训诂学”的设想。从那以来，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有不少学者为传统训诂学的改造和新训诂学的建立做出了努力，取得了不少成果。在新世纪的开端，我们又看到了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郭芹纳教授的《训诂散论》，这部著作对于新训诂学的发展是有推动作用的。

传统训诂学的主要目的是为解经服务的，因此偏重于疑难字义的考释。这项工作当然也很重要，不但传世文献中的一些疑难字义还有待于考释，而且大量新出土的资料中也有很多疑难文字需要考释，这是训诂学家应该担负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如果训诂学的工作仅仅局限于此，那又未免过于狭窄。实际上，不但一些僻字僻义需要考释，古代文献中的一些常见字词的确切意义也还需要训诂学家来深入研究。比如，《训诂散论》中谈到的《史记》中的“骑”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字十分普通，但在《史记》中的 360 多个“骑”字，其意义是否都说清楚了？做名词用的“骑”字（音 jì），意义会不会和“马”相同？《训诂散论》通过细致的研究，对这些问题做了很好的回答。其研究的方面，既涉及词义，也涉及语法。《训诂散论》中对

《史记》中其他一些词语的研究，也都对读者很有帮助。

传统训诂学研究的领域偏重于上古，汉魏以下注意得不够。经过郭在贻等先生的大力倡导，训诂学的研究范围开始扩大到汉魏以下，直至明清时期的《水浒》、《金瓶梅》、《红楼梦》等的词语也有学者做了深入的研究。但从总体上看，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尤其是近代汉语的词语，数量极大，口语性很强，有许多词语还没有弄清楚。而近代汉语又是现代汉语的直接来源，弄清楚近代汉语中一些词语的意义及其发展，对于深入了解现代汉语中的一些词语有直接的关系。这一工作必须汇集众多学者的努力才能逐步取得进展。《训诂散论》的第二编在近代汉语词语研究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比如，在现代汉语中，“感冒”是一个很常见的词，但这个词为什么用“感”和“冒”两个汉字组成？这两个汉字是不是代表两个语素？如果是，又是什么意义？它们如何组成“感冒”一词？这个问题在现代汉语平面上不容易回答，答案要到近代汉语中去找。《训诂散论》正是运用近代汉语的语言资料加以分析，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

《训诂散论》的第三编是陕西方言词语的研究。方言的研究，也是传统训诂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扬雄《方言》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方言调查和研究的专著。后代的训诂学著作中也有不少是关于方言的，但大都偏重于以方言证古，对于当时活的方言词语的收集整理注意得不够，因为，在一些学者的眼里，当代方言是“俗”的东西，不能登大雅之堂。到20世纪，现代汉语方言的研究（包括语音、语法、词汇的研究）受到了重视，朱德熙先生更是提倡把现代汉语标准语、方言和历史语言的研究结合起来。但“结合”两字并不容易，是需要研究者对标准语、方言和历史语言都有一定的了解才能做到的。郭芹纳同志的主攻方向是近代汉语，但对陕西方言也做了较深入的研究，所以能把两者结合起来。他对于陕西方言的一些词语的研究，能兼顾它们

在现代陕西方言中的用法和近代汉语中的用法。不仅如此，在第一、二编中对于上古汉语和近代汉语中一些词语的考释，也常常引用现代陕西方言作为旁证。如第一编《史记》“让”字条、第二编“半晌”、“栖惶”、“风馋”、“兀兀秃秃”、“慕古”等条，都是如此。陕西长期是中华文明的中心区域，古代（尤其是近代）文献中的不少词语能在今天的陕西方言中得到印证，可见现代陕西方言的研究对汉语史的研究是很有帮助的。但从汉语语言学研究的全局来看，这种“结合”的工作还是刚刚起步，今后应该进一步加强。尤其是牵涉到古代方言的时候，问题比较复杂。今天的陕西方言里有这个词语，未必能据此推断说古代的秦地方言里一定有这个词语；即使证实了古代的秦地方言里有这个词语，也还要尽可能地考察一下，这个词语究竟是只在古代秦地使用（那就是方言词语），还是古代包括秦地在内的广大地区都使用（那就是通语）。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有时这个问题难以彻底解决，但无论如何，这是在研究的时候需要认真考虑的。古代文献中的某一个词，是否就是现代某方言中的某个词，也还需要认真考订。比如本书中认为《三言》中“外日”的“外”，就是今陕西方言中的指示代词“口+外”（那），恐怕还需商榷。

训诂学的应用范围是很广的，和词典编纂、古汉语教学等都有密切的关系。郭芹纳同志对训诂学的实际应用十分重视，本书第四编、第五编中的文章大部分是这方面的著作。如《汉语大词典评略》一文中，指出《汉语大词典》把“厮赶”解释为“追赶：互相追逐”不当，“厮赶”应是“结伴同行”之意；“摆”字下应增收“洗涤”义。这些看法都有近代汉语作品的例证和方言词语的例证，因而很有说服力。可见，把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和方言词汇研究的成果用于词典编纂，对词典编纂是大有好处的。

《训诂散论》显示了作者严谨朴实的学风。我想，这种学风

是在陕西师范大学这样一个学术环境中培育出来的。在汉语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方面，陕西师范大学有优良的学术传统，曾有一批优秀的学者在那里任教。郭芹纳同志等中青年学者继承了师辈的传统，在学术领域辛勤耕耘。有耕耘就会有收获，《训诂散论》就是一项可喜的收获。这使我们高兴地看到，陕西师范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方面后继有人，发展的前景十分良好。

郭芹纳同志要我为《训诂散论》作序，我自知才疏学浅，不足以胜任，只能作为此书的第一个读者，写下一点自己的读后感受，与广大读者交流。

蒋绍愚

2002年5月于北大

目 录

序	(1)
---------	-----

第一编 上古汉语词语研究散论

1. 《诗经》中的“于归”和“有行”	(3)
2. 《史记》中的“骑”字	(9)
3. 《史记》词诂(一)	(18)
4. 《史记》词诂(二)	(26)
5. 《史记》中的通假字说略	(32)

第二编 近代汉语词语研究散论

1. 释“半晌”	(45)
2. 近代汉语中的时间词语	(53)
3. 释“感冒”	(82)
4. “栖惶”义辨	(89)
5. 《红楼梦》注释的评议与商榷	(95)
6. 对《日本琉球的中国语课本〈广应官话〉》一文的 一点商榷	(107)
7. 词诂二则	(112)
8. 近代汉语词语札记三则	(122)
9. 小说断句失误二例	(126)

10. 文中自注说	(128)
-----------------	-------

第三编 陕西方言词语研究散论

1. 关中方言词语考释	(145)
2. 关中方言骏、毕、拖疏证	(150)
3. “这搭、那搭、哪搭、咧搭”疏证	(157)
4. 陕西方言词语汇释	(167)
5. 《三言》中所见的陕西方言词语	(177)
6. 《创业史》中的关中方言词语辑略	(190)
7. 方言与词语训诂	(237)

第四编 词书研究散论

1. 读《汉语大词典》	(247)
2. 《汉语大词典》评略	(260)
3. 单字字义与复词词目	(272)
4. “辞书的照应”说	(274)
5. 关于“𠂔”字的注释	(283)

第五编 专书研究与训诂教学散论

1. 试论马叙伦先生的汉字研究	(287)
2. 马叙伦政论文的语言艺术	(298)
3. 喜瞻古木绽新花	(308)
4. 死课活讲 提高质量	(317)

后记	(326)
----------	-------

第一编

上古汉语词语研究散论

1. 《诗经》中的“于归”和“有行”^①

《诗经》中，“于归”和“有行”的意思都是“女子出嫁”。但是二者的使用对象和时间却截然不同，决不混用。

“于归”一词见于《诗经》的《周南·桃夭》、《周南·汉广》、《召南·鹊巢》、《邶风·燕燕》、《豳风·东山》五首。《桃夭》篇中凡三用：

(1) 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3) 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一) 由这三句中，可看出下列两点：

1. 动词“于归”之前的称呼（即主语部分）均为“之子”。除名词“子”指女子以外，又有指示代词“之”加以限定（译为现代汉语就是“这个女子”）。这种用词的方式完全是旁者的口吻。

2. 动词“于归”之后（即下句），又均有第三人称物主代词“其”（译为“她的”）同“于归”的主语部分“之子”相承相应，用现代汉语说就是“她的”与“这个女子”相承相应。第三人称物主代词“其”字的出现，就进一步表明“于归”者当为旁者。

(二) 由全诗来看，《桃夭》是一首送嫁时的乐章。在此送

^① 归：出嫁，动词。《说文》：“归，女嫁也。”于：动词词头。为行文方便，视“于归”为一词。“有行”亦类此。

嫁之际，诗中使用了“于归”一词，这就表明了“于归”的时间范畴。

《东山》、《鹊巢》两篇中，“于归”的用法与《桃夭》篇完全相同：

(4) 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东山》)

(5) 之子于归，百两御之。

(6) 之子于归，百两将之。

(7) 之子于归，百两成之。(以上《鹊巢》)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不仅“于归”之前的主语部分仍为“之子”，而且“于归”之后，也有第三人称的物主代词“其”或第三人称代词“之”（代“之子”，译作“她”）同“之子”相承相应。这就与《桃夭》篇中的（一）点完全一致。

《燕燕》篇中，情况仍与前同：

(8) 之子于归，远送于野。

(9) 之子于归，远于将之。

(10) 之子于归，远送于南。

例句(10)与前七例完全一样，惟(8)、(10)两例中，“于归”之后却没有与主语相承相应的第三人称代词。但这只是表面形式上的不同。不难看出，动词“送”的宾语，也就是与前面主语相呼应的第三人称代词，不过是受四字一句的诗歌形式限制省略而已。因此，(8)、(10)两例中“于归”的用法仍具备上述（一）中的两个特点。

《鹊巢》、《燕燕》两篇都是“嫁女之乐歌”，而在这时又使用了“于归”一词。《东山》篇中，“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之后两句是“亲结其缡，九十其仪”，这两句仍是描述新婚的情景。因此均与《桃夭》篇中的（二）点一致。

《汉广》篇中，情况略有不同：

(11) 之子于归，言秣其马。

(12) 之子于归，言秣其驹。

从形式上看，这两句只具备（一）点中的第一个特点，而不具备第二个特点。^①但从全诗来看：

首先，这两句是一位男子对他所思慕的女子说的，因此言“于归”者，仍是当事者以外的人，即旁者。

其次，这两句话又是这位男子假言女子出嫁来表白他的心迹，可见“于归”仍使用在女子出嫁的特定时刻。

这样，《汉广》篇中“于归”一词的用法虽有变化，但依然符合前面的（一）、（二）两个特点。

据上分析，可知“于归”一词是旁者言女子出嫁时的用语，而且往往是使用在女子出嫁的那个时刻和场所。

“有行”和“于归”的情况正相反。

《诗经》中“有行”一词见于《邶风·泉水》、《鄘风·蟋蟀》、《卫风·竹竿》三篇。

《泉水》篇中，“有行”一词一见：

(13) 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

将“有行”同“于归”的用法试作比较，则有以下区别：

（一）“于归”是他称，“有行”是自称。

1. 动词“有行”前的主语和“于归”前的主语不同。“之子”是一个偏正结构，旁者的口吻十分明显；而“女子”一词的口吻，却有两种可能：他称和自称。

2. 动词“有行”之后，也没有与主语相承相应的第三人称代词。但是《泉水》篇另有一个特点，即诗中的人称非常清楚。第一人称代词“我”字共出现四次：

问我诸姑；

^① “言秣其马”、“言秣其驹”的语意未尽，于言外仍含有“迎她”的意思。但这不能当做是语法形式上的省略。

我思肥泉；
我心悠悠；
以写我忧。

“我”是谁呢？《泉水》篇是卫女思归之作，通篇是一位女性的口吻，因而“我”显然是指出嫁到邶地的卫国女子。这样，我们就可以断定，“有行”前的主语“女子”当是女性的自称，而不是旁者对女子的称呼。

（二）《泉水》篇中用“有怀于卫，靡日不思”、“我思肥泉”、“思须与曹”等句反复出现女子的思乡之情，这就表明这位女子已是出嫁有时了。“有行”一词使用的这种语言环境，也和“于归”用于女子出嫁之时有显著不同。

《竹竿》篇中，“有行”也一见，其用法同《泉水》篇一致。

（14）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

首先，诗中也有第一人称代词“我”字出现：

驾言出游，以写我忧。

而“我”也是一位女性，因此，“有行”前的主语“女子”一词，仍系女子的自称。

其次，《竹竿》篇也是一首妇女的思乡之作，诗中也用了“岂不尔思，远莫致之”一类的话来表达对故乡的怀念。这就说明“有行”一词仍用在与《泉水》篇同样的语言环境中。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说“有行”一词是已婚女子言及自己出嫁时的用语，而且往往是在出嫁之后才使用它。

根据这个结论，《蟋蟀》篇也就比较容易解释了。

“小序”说：“蟋蟀，止奔也。卫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国人不齿也。”后来注家，多从此说。如朱熹《诗集传》就说：“此刺淫奔小诗。”闻一多先生也认为是“刺奔女也”（见《风诗类钞》）。清人姚际恒一方面认为“小序”刺奔的说法

“虽近似”，一方面又觉得按这种说法，则诗中“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这两句话就“未免费解”。因此他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表示“未敢强解”此诗，而只是推测道：“‘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泉水》、《竹竿》二篇皆有之，岂亦刺奔耶？此语乃妇人作，则此篇亦作于妇人未可知。”姚氏已经看到“女子有行”的话“乃妇人作”，并且又据此推断《蟋蟀》可能“亦作于妇人”，这是他的独到之处。此诗的作者是男是女，尚无法断知，但至少可以说全诗是一位女子的口吻，则是能够肯定的。因为既然“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是妇女言及自己的成婚时所用的词语，而且又多是在已婚之后才用，那么《蟋蟀》篇就不会是“刺淫奔之诗”。道理很简单，女子绝不可能自己刺自己的“淫奔”。朱熹《诗集传》中又说：“乃如之人，指淫奔者而言。”按他的解释，这句应是旁者对“淫奔之女”的称呼。但按我们前面所述，就成为称自己为“乃如之人”了，因而显得荒谬可笑（“乃如之人”又见于《邶风·日月》篇，是女子称同自己相好的男子而言）。金启华先生认为此诗是“对无情男子的斥责”（见《国风今译》），我们基本上是同意的。可是他未指出是谁在斥责无情的男子。我们认为，斥责这无情男子的，不是别人，正是一位女子——这男子的妻。明确指出“斥责”的主语，诗意就更显豁易通了。将此诗与《日月》篇相对照，不难看出二者是属于同一类型的作品。诗的前两章中，反复用“蟋蟀”比兴，都是为末章的“大无信也，不知命也”在作铺垫。“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一语于前两章的结尾反复咏叹，则是表现出女子对自己婚事的悔恨之情，是由于“远父母兄弟”而独立无援、势薄力单，无法阻止那“大无信”并且“不知命”的丈夫另怀新婚所发出的无限悲痛的哀叹。这句话同《日月》篇中的“父兮母兮”那种悲极而呼父母的意味有异曲同工之妙。

和《泉水》、《竹竿》篇所不同的是，《蟋蟀》篇中没有第

一人称代词“我”字出现。但是，我们从末章“乃如之人也，怀昏姻也”二句中，可以看出：既然男子又在另谋新婚，那么这位女子也就业已出嫁，而“女子有行”也就当是这位已经出嫁了的女子的用语，这就与上述“有行”的（二）点相同。这个相同之处，反过来又证明了“有行”不同于“于归”的用法特征。

总之，《诗经》中“于归”和“有行”的不相混用，正表现了二者之间的区别及各自的使用条件。

（原载《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2. 《史记》中的“骑”字

《史记》中的“骑”字，有两读：其一为渠羈切，支韵群母，止摄开口三等字。今音 qí，为动词。《说文》：“跨马也。”其二为奇寄切，真韵群母，亦属止摄开口三等字。今音 jì，作名词。本文试就此二“骑”作初步考查，并对《绛侯周勃世家》中“将以下骑送迎”一语提出个人的管见。

“骑”作动词，《史记》约 32 例。主要作“骑马”义，即《说文》所谓“跨马也”。例如：

吾骑此马五岁。（《项羽本纪》）

骏马名骓，常骑之。（同上）

冒顿盗其善马，骑之亡归。（《匈奴列传》）

沛公留车骑，独骑一马。（《樊哙列传》）

睨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李将军列传》）

由“骑马”义引而申之，可用于骑其他动物或人。如：

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匈奴列传》）

（周昌）尝燕时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高帝逐得，骑周昌项。（《张丞相列传》）

有时还可用于骑物，如：

使吏捕之，围而未杀。（范痤）因上屋骑危。（《魏世家》）“危”指栋上。《集解》、《索隐》并云：“危，栋上也。”此句言范痤爬上屋栋以避兵，《礼记》有“中屋履危”之语。

“骑”作名词，约 333 例。名词“骑”在《史记》中可与形容词、动词、代词、数词及名词等直接发生关系，受它们的修饰